

南洋朋友的朋友陈先生托人转来一信,说他读了《故事》里的《风雨楼头》非常喜欢陶冷月那幅《墨梅》小品,问我肯不肯跟他交换陈半丁的斗方花卉。陈半丁的画我看得不多,早年买过一幅老早换掉了,嫌他画得老套。陶冷月这幅《墨梅》我喜欢那股

老旧的疏淡气韵,前几年他的工笔华丽大画拍卖会上忽然炒得好贵好贵,

老先生这样幽静的文人小品一下子反倒格外脱俗了。再说,北京作家出版社出了大陆版《故事》,陶冷月的哲嗣陶为衍先生读了请应红转来一信,说这幅《墨梅》是有出处的,我于是更舍不得割爱跟陈先生交换了。陶先生的信上说:“书中所刊《墨梅图》是先父十四幅一套墨梅册页中的第七幅,登录于他的手稿《冷月画识》册页第二册第四页”。陶先生附了《画识》影印本给我,说画上题“故家乔木,高士遗风;冰霜之姿,皓月之踪”的王簪是他的叔公。他说王簪字佩诤,国学家,擅诗词,精版本目录,金石考据,在章太炎学馆讲学,又在东吴、大同、震旦、华东师范大学当国学教授,著名学者费孝通、范敬宜、汪庆正都是他的学生,十年浩劫中受迫害致死。王簪为陶冷月的许多作品题跋,他的书法真漂亮,难怪陈先生说那几个小字太诱人了。我在《风雨楼头》里说陶冷月的祖父陶然是光绪吏部尚书,我记错了。出任过光绪吏部尚书的应该是陶然的学生陆润庠。陶先生信上说,他的曾祖父陶然是咸丰辛酉科拔贡,是著名词章家,课徒紫阳、正谊书院。辛酉是公元一八六一年,陶然三十一岁,陆润庠二十岁;陆润庠出任吏部尚书在一九〇七年,那年,陶然下世已经二十几年了,他是一八八〇年五十岁死的。陆润庠一手馆阁书我也喜欢,多年前的台北遇到过他写的一副对联,清华精丽,十分朗润,可惜议价不谐,黯然放弃,至今再也碰不到那样惬意的一副了。

其实我并太愿意花钱集藏对联,嫌太大,嫌太长,嫌一挂挂一对把原本不大的厅堂弄得太满了。几十年来我只收存翁同龢的一一对大对子,字实在太壮丽了,不要说是罪过;藏品中溥心畲、梁实秋、江兆申还有冯文凤和弘一法师写的那几对全都又小又别致,要藏要挂很方便。于右任那件对子尤其小中见大,行草焕发不说,联语豪情如高山,如大海:“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我曾经发愿搜集大小名家写的十幅对联,长的不超过五十厘米,短的越短小越稀罕。江兆申先生听了说:“太难,太难!吾师心畲先生和爱新觉罗后人之能书者都有此雅兴也有此本事,弘一也有,别的书

读到一条隽语:“假如你不能成为一位诗人,那就成为诗。”这话新鲜,难道真有那么多人人生如诗?认真想来,倒也不谬。您看,帝王是华贵诗,百姓是草根诗,梁山吼好汉歌,梁祝演彩蝶诗,陕北汉子身在信天游,江西妹子魂牵采茶调……悠悠人生,谁都能成诗,连稀里糊涂过一生的人也凑了首“朦胧诗”。

虽说自身成诗好像比成诗人容易一点,但要成为好诗却未必比成为好诗人容易。南唐李煜治国的才干肯定不如写诗,普希金的诗才比他的生活浪漫诗更值得俄罗斯骄傲,郭沫若无疑是位杰出的诗人,但他后半辈子的格调却颇受指摘。

许多人,尤其是大人物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一首轰轰烈烈、流芳千古的史诗,但如果为此而不择手段就会弄巧成拙,可能成为讽刺诗。

冉阿让的抉择

自打商马第出现,冉阿让就面临荣辱生死的抉择。他的脑海掀起一场风暴。不自首,可以继续面地当市长,永远告别囚徒身份,但商马第却可能上断头台。自首,他倒是实现了自我道德的完善,但是芳汀母女俩怎么办?他的工厂和小城蒙特奇怎么办?不自首,辜负了米里埃主教信任的笑容与对他做一个诚实人的期望。但是……

自首还是不自首?他一夜无眠。虽然仍旧没有作出最后的抉择,但正是彻夜的犹豫彷徨,为翌日在法庭的毅然决然奠定了基础。

冉阿让完全可以打出“为大众谋福祉”的旗号,使自己免于牢狱之灾,但是他不。有些人做着最无耻的事,却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是高尚者与卑鄙者的一大分野。

家想不起来了。”不久,江先生用溥心畲写小对联的花纹宣纸给我写了一对;不久,梁实秋先生也写了一对大小相若的给我。不久,我放弃这番念头,转而恳请常州竹刻家范遥青先生替我刻了几块留青对联,有臂搁,有镇纸,台静农先生

写的刻成两件,红木镶竹片的一对镇纸我送给林文月,自己留存的臂搁刻台先生写的“燕子来时,更能消

几番风雨;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家里一些小字幅小画片我归入一箱“小品”门类。小品不嚣张,不宏伟,不傲慢,似乎全是书家画家用裁剩的宣纸画剩的颜料蘸剩的墨冲勾勒渲染的遣兴之作,心情轻松,落笔放任,毫不瞻顾,也不求全,效果大半好得出奇。我闲中开箱翻阅,每每看一幅高兴一番,那样得心之笔应手之作文人气息格外浓厚,雕琢匠气丝毫不见。早些年这样的小品都比这些名家硕大的力作便宜得多,近年大陆台湾香港的书画品位慢慢“文”起来了,当初重金搜罗富丽搜罗堂皇的买家斗阔心态慢慢转为清心赏玩的幽趣,文人小品的价格从此纷纷涨了起来,从此我再也舍不得跟人家争着买了,人家想要我让出藏品我也更舍不得了。

我回信给朋友的朋友陈先生谢谢他赏脸看中我的《墨梅》:“人讲人缘,物讲物缘,来日缘聚缘散,陶冷月陈半丁笔下花魂想必自有安顿!”我说。三四十年的集藏生涯,我忍受过无告的失落也消受过无尽的欣慰,心想归心想,事成事败一点不由人。前几天收到陶为衍先生寄来的精装《陶冷月》图文集三册一函,漏夜翻译,我更觉得收藏不到“风雨楼”的一两件作品真是憾事。书很厚重,内

容也厚重,陶为衍编得好,上海书画出版社也印得好,上册是图画,中册是资料,下册是文录,二〇〇五年为纪念陶冷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出版。我很想找一幅陶冷月画月亮的小画始终找不到,这回翻读书中《年表》,一九四〇年陶冷月画《月景山水》小屏二十四幅,并装入定配的红木镶嵌瘦木的精致小框):我要是能像找到《墨梅》那样找到这二十四幅里的一幅,该也算是一窥二十四桥的三分明月了!世事当然不会那样美好。《年表》记一九六四年陶冷月七十岁那年的十二月十七日,他卖了两方端硃给朵云轩卖了四十元;翌年一月二十三日,端硃一方、澄泥硃一方售古玩市场(今文物商店),得款二十五元,以度年关,《年表》上说。那阵子,老先生一定也满心牵挂。



夜光杯

上世纪 50 年代,放射医学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成为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和国外同行相比,中国放射学水平尚存在着巨大差距。其具体表现就是国内放射学的专著很少,在很多亚学科领域都是空白。编写和翻译放射学专著,从整体上提高中国放射学的临床和研究水平,成为当时国内放射学界的第一要务。在 50 年代中期,中山医院荣独山教授提议由我来主译 John Caffey 教授的《儿科放射学》著作。John Caffey 教授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其为人谦虚,治学严谨,是当时美国非常著名的放射学家和儿科放射医师。在其多年的行医历程中,

有人问,当年在版纳啥事最大? 我会不假思索地说:吃肉。北京知青良华曾戏称为“一年六肉”。元旦、春节、泼水节、劳动节、建军节,还有国庆节。一年六次,一次一勺。

那时连队都养猪,杀猪是头等大事,要打报告并到营部批。领导文化不高,往往批成:同意杀xxx(签名)。

但大家一定明白,是同意杀猪不是杀人。杀猪那天,司务长总是忙前忙后,炊事员屁颠屁颠的,新老职工一脸灿烂,连开饭的“铛铛”声也敲得格外清脆。同样一勺肉,知青一般是今日有肉今日吃,如风卷残云。老工人便不同,或者熬成猪油,或者加点小豆豉、辣椒,一家老小,可以管上好几周。

当年知青才二十来岁正长身体,一勺肉是断断坚持不到下一次的。于是,胆大的偷猪偷牛,胆小的偷鸡摸狗,剩下没胆的只好另辟蹊径。

一次,上海知青文元从嘎洒称回两斤病猪肉,用刀切开便抖落出许多白色的颗粒,老百姓称为米心猪。这是一种可以在人畜之间传播的寄生虫病,学名为猪囊虫。一旦感染,寄生虫会跑到人的大脑里,十分可怕。不知道是谁出了个既安全又解馋的主意,把两斤肉熬成猪油和猪油渣,总算物尽其吃。

一次,良华煮了一锅肉,未进门,已闻到竹笆墙缝里透出的香味。打开锅盖一瞧,形状怪异,我想,定是野味了。一问,是猴肉,于是胃口全无。见良华大快朵颐,满口生香,心想“难道是人吃人不成”?又想“那岂不是猴道主义”?犹豫再三,还是不敢受用。

还有一次,并非是“六肉”的日子,连队破例杀猪。那是一头养了一年多的架子猪,病恹恹的老长不大。领导决定提前宰杀,由我“执行”。和往常不同,手起刀落那畜生没有半点挣扎,开膛时一股异味扑鼻而来,露出的肉膘呈蜡黄色。我正纳闷,边上一个职工说,见过,这叫“黄膘猪”。我说,真扫兴!把它埋了吧。众人不语。沉默一会,有人说,何不学老乡的办法,做成“干巴”?拌上盐巴、多放些辣椒,晒干后可能会好些。于是大家又兴奋起来了,斩头煺毛,掏空内脏,忙活了好一阵。风干后,果然去腥,欢欢喜喜,每人分得一坨。只是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猪长期吃带有黄曲霉的饲料,得肝病出现了黄疸,断断吃不得的。

如今吃肉成了多数人的负担,怕高血脂、怕脂肪肝、怕超体重。有谁知道,当年那群生存在饥饿边缘的知青对肉的欲望。

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资料,在 50 年代早期主持编写了第一版的《儿科放射学》专著。该书一经面世,就成为了该领域的权威著作之一。在接受了使命之后,我就开始着手准备。不久之后,我以广慈、中山医院放射科同仁为主,华山等医院参与的翻译班子就组成了。当时我院参与翻译编写的有何维庶和郑添元医师等。

就在我们着手进行翻译并接近完工时,适逢 Caffey 教授编写出版了第二版《儿科放射学》

专著,医院图书馆也在第一时间引进了该书。这就有一个问题摆在所有译者面前:保留现有译稿,尽早出版?还是重新着手翻译新版专著?经过讨论,著作组决定将新版原作作为范本,修改原有的译稿。这虽然要花费不少精力,但却可以将最新的国外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介绍给国内的同行。在这样的目标促动下,所有的小组成员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全身心地投入到该书的翻译和审校中去。经过 9 个多月的辛勤劳动和反复审校、查勘之后,国内第

一部儿科放射学译著—John Caffey 的《儿科放射学》(第二版)终于问世了。

此书面世之后,在国内放射学界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其不仅为中国放射学发展打开了一扇了解国外最新动态的窗口,而且也成为了青年医师学习的良师益友。回想起当年的辛勤耕耘,我们也觉得有了一丝安慰。虽然荣老和诸多当时的翻译人员都已作古,但该书的翻译和出版仍是中国放射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作者为瑞金医院终身教授)

明日请看《骨折科的前辈们》。

百年瑞金

当绿水青山成为大自然的一种美丽模式,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图像,它还能引起我们的激动吗?我们流连在青山绿水中,它和我们想象的相差无几,和游历过的风景大同小异,还有低劣的人造景观,熙攘的游客,它还能激发我们的灵感吗?游览这些地方,往往是一种休闲和散淡,而绝非艺术的朝圣。

“青山绿水枉自多”,倾心描绘大自然的人,渴望的是能触动创作欲望的境界,寻找的是能引发创新、打破平庸的媒介。为此,我曾飞临阿拉斯加冰川的上空,鸟瞰那雄踞苍穹、茫茫不尽的雪峰,它虽壮观无比,却深奥莫测,令人惊悚生畏。

我曾攀越加拿大的洛基山脉,它广阔、雄伟,盘亘数千里,草木茂盛,色彩缤纷,气象万千,就像伟岸的美男子,但又似乎缺少磨难,在壮美中难觅亘古之气。于是我选择了西藏。在进藏的那些日子里,我们驰骋、跋涉、攀登,我们震撼、感悟、思考。

西藏是强烈的。无论是湛蓝的高空,洁白的雪峰,赭黄的山体,都以极纯的色彩冲撞你的视觉。而当金灿灿的阳光在群山、江河、荒原、沟壑、废墟上印烙下纵横交错、粗犷黝

黑的阴影,这时,大自然才有了结构,有了对比,有了感情,有了趋势,才有了生气勃发的图画。面对这种强烈,传统中国画的技法和理论显得力不从心,只有在色彩的鲜明、视角的选择和笔墨的张力上突破白窠,才能表达出真实的西藏山水,从而重新获得充沛的创作力和艺术的自信心。

西藏是博大的。寂静无边的荒原,苍茫赤裸的群山,千年永恒地主宰着这片土地。但它并不使人感到悲凉,蓝天白云、皑皑雪山带来高远和豪迈,纯净湖水,葱茏绿洲滋生灵动和生气。登高纵目,你高声咏颂“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这样豪迈的诗句,脑海中涌动着激情和感悟。

面对这种博大,我们不再去迎合艺术市场媚俗的要求,不再理会画作在拍卖行情中的涨跌,不再为玩弄笔墨的雕虫小技而沾沾自喜。我们重新信奉“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才是常青”的信条。冲破一切对艺术个性的桎梏,用内心真挚的情感,用奔放原创的笔墨去书写阔大自由的精神,这也正是西藏天地

的精神。

卜算子 咏桂

河汉起金波,暑尽天高广,已过丛芳结子时,犹抱幽人想。不媚艳阳春,偏缀秋容爽,但有天香云外飘,岂必蟾宫仰。

释文

钱汉东

卜算子 咏桂

只有色彩的鲜明、视角的选择和笔墨的张力上突破白窠,才能表达出真实的西藏山水,从而重新获得充沛的创作力和艺术的自信心。

西藏是博大的。寂静无边的荒原,苍茫赤裸的群山,千年永恒地主宰着这片土地。但它并不使人感到悲凉,蓝天白云、皑皑雪山带来高远和豪迈,纯净湖水,葱茏绿洲滋生灵动和生气。登高纵目,你高声咏

颂“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这样豪迈的诗句,脑海中涌动着激情和感悟。

面对这种博大,我们不再去迎合艺术市场媚俗的要求,不再理会画作在拍卖行情中的涨跌,不再为玩弄笔墨的雕虫小技而沾沾自喜。我们重新信奉“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才是常青”的信条。冲破一切对艺术个性的桎梏,用内心真挚的情感,用奔放原创的笔墨去书写阔大自由的精神,这也正是西藏天地

的精神。

卜算子 咏桂

河汉起金波,暑尽天高广,已过丛芳结子时,犹抱幽人想。不媚艳阳春,偏缀秋容爽,但有天香云外飘,岂必蟾宫仰。

卜算子 咏桂

钱汉东

卜算子 咏桂

河汉起金波,暑尽天高广,已过丛芳结子时,犹抱幽人想。不媚艳阳春,偏缀秋容爽,但有天香云外飘,岂必蟾宫仰。

卜算子 咏桂

钱汉东

卜算子 咏桂